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，从小被视为天才，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。然而，当童年的狂想逐渐褪色的时候，我发现我除了天才梦之外一无所有-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点。世人原谅瓦格涅 的疏狂，可是他们不会原谅我。

加上一点美国式的宣传，也许我会被誉为神童。我三岁时能背诵唐诗 。我还记得摇摇摆摆地立在一个满清遗老 的藤椅前朗吟“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”“，眼看着他的泪珠滚下来。七岁时我写了第一部小说一个家庭悲剧。遇到笔画复杂的字，我常常跑去问厨子怎样写。第二部小说是关于一个失恋自杀的女郎。我母亲批评说:如果她要自杀，她决不会从上海乘火车到西湖 去自溺。可是我因为西湖诗意的背景，终于固执地保存了这一点。

我仅有的课外读物是《西游记》与少量的童话，但我的思想并不为它们所束缚。八岁那年，我尝试过一篇类似乌托邦 的小说，题名《快乐村》。快乐村人是一个好战的高原民族，因克服苗人 有功，蒙中国皇帝特许，免征赋税，并予自治权。所以快乐村是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大家庭，自耕自织，保存着部落时代 的活泼文化。店，怕见客，怕给裁缝试衣裳。许多人尝试过教我织毛线，可是没有一个成功。在一间房里住了两年，问我电铃在哪儿我还茫然。我天天乘黄包车 上医院打针，接连三个月，仍然不认识那条路。总而言之，在现实的社会里.我等于一个废物。

我母亲给我两年的时间学习适应环境。她教我煮饭，用肥皂粉洗衣;练习行路的姿势;看人的眼色，点灯后记得拉上窗帘;照镜子研究面部神态;如果没有幽默天才，千万别说笑话。

在待人接物的常识方面，我显露惊人的愚笨。我的两年计划是一个失败的试验。除了使我的思想失去均衡外，我母亲的沉痛警告没有给我任何影响。

生活的艺术，有一部分我不是不能领略。我懂得怎么看“七月巧云”听苏格兰 兵吹bagpipe ，享受微风中的藤椅，吃盐水花生，欣赏雨夜的霓虹灯，从双层公共汽车上伸出手摘树巅的绿叶。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。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咬啮性的小烦恼，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，爬满了蚤子。